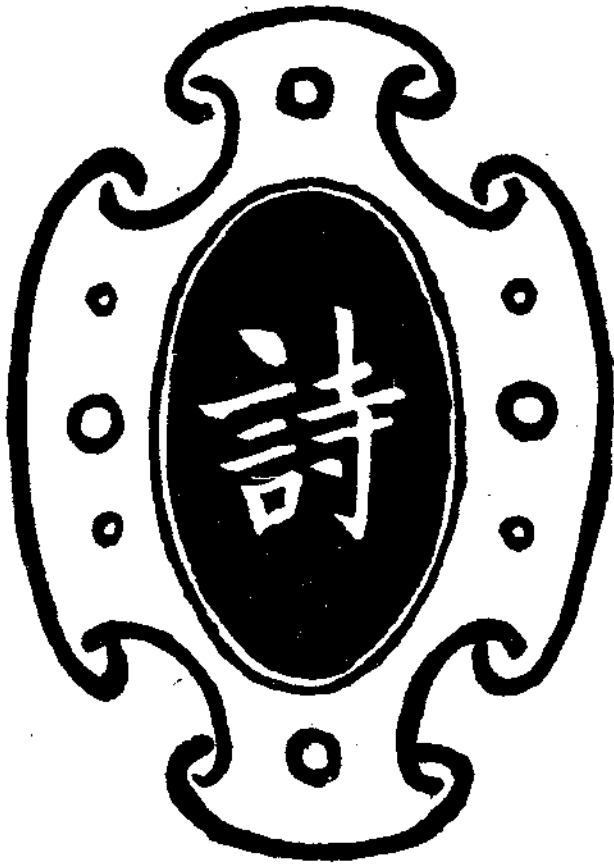


文學研究會定期刊物之一



號一卷二

教育部審定
中華國音留聲機片
原價四十二元
特價二十元

中華國音留聲機片，是王蘊山先生（璞）讀音的。發行以來，到處歡迎。最近王先生來滬提議：「現在國語推行，一日廣一日；國音留聲機片的用途，一日多一日。第二批製造費，既可稍輕；應該大家盡點義務，廉價出售，好助國語教育的進行。」敝局和百代公司都贊成這個主張，大家盡點義務；決將第二批一千副，照五折特價發售。學校商店家庭如要學國音國語，請趕快來買！不要錯過機會！

▲中華國音留聲機片

全六片計十二面即十二課
每套特價二十元（原價四十元）

▲中華國音留聲機片課本

全一冊與機片相輔而行買機片者奉送一冊另售每冊三角

▲中華國音留聲機片課本說明書

全一大冊說明音調及文法以便研究每冊價一元買機片者送一冊

▲第二十八號留聲機器

如有金鋼鑽留聲機者可以通用不必再買倘須本局代買百代公司金鋼鑽留聲機或唱片者可照該公司售價九折目錄函索即寄 第二十八號機最廉最適用每具三十四元九折計三十元零六角（須與國音片合購機器不單售）外埠郵費二元輪車不通之處五元 國外八元 日本四元

新 中 學 教 科 書

初 級 古 文 讀 本

全 三 冊 第 一 冊 四 角

一、吾人對於初級中學之國文科，主張分用五種課本。

如下：

甲、古文讀本

乙、近世文課本

丙、國語文課本

丁、古書

戊、近世名著

二、本書全三冊，供初級中學

三年講讀古文之用。

三、本書所選之文，均淺顯易

解，可資模範者。

四、略述作者生平事實，以為

高級中學學習文學史之預備

五、每篇之後，有詳注。所有

文中之字，詞，成語，及

事實，難解者均一一音注

六、本書用新式標點。

初 級 本 國 歷 史

全 二 冊 各 六 角

本書備中學初級之用。特色有五：一、淺顯明白，可與小學銜接。二、注重與文化及生活上之關係之教材，一洗從前帝王家譜及相斫書之弊。三、分量較少，易於授完。四、附彩色沿革圖，極便檢查。五、用新式標點。

初 級 本 國 地 理

全 二 冊 各 六 角

本書備中學初級之用。特色有六：一、淺顯明白，可與小學銜接。二、先地誌，後通論，學生易於領悟。三、注重都會交通物產等，與從前羅列地名儼若帳簿者有別。四、分量較少，易於授完。五、附彩色地圖，極便檢閱。六、用新式標點。

詩

第二卷 第一號 目次

詩

贈棠棠的「明月」——芳信 祈禱 將別——潘訓 愛神的矢——馮西冷 熄了的心靈之微光

黃金和石頭 失戀——徐雉 痛苦——張鶴羣 愛的傷痕——王佐才

迷途的鳥底讚頌

俞平伯

日本的小詩

周作人

詩

晴 春意 天使 夜雨的舟中 天河 江邊夜步 秋的小詩 春來了 泊大佛巖——王怡庵 短

詩二首——周得壽 小詩——崔真吾 我的心——郭理同 落葉 在百官埠頭所見——何植三

短詩——周得名 海水——崔真吾 燈蛾 小詩 你是有望的人兒呵——崔小立 洋燭——王祺

小詩二首——夏愛白 雜詩——馮文炳

譯詩

詩

醉着罷 無論那兒出這世界之外罷——俞平伯 在濕地——李寶樑 湖歌——張鶴華 多雨之日

虹 鳥兒——CF女士

沒有我底分兒——俞平伯 招引 人家 眼光的流痛 人生的領受——王統照 秋晨之風 秋夜

——玉 薇 雜詩——陳南士 秋意 一片紅葉——趙景深 心樂篇——葉伯和 淚之想象 寄

一朵秋花來了——張拾遺 致悲哀的朋友——康白情 苦悶 哀求 去年的今日 呵父親——徐

玉諾

編輯餘談

十二年四月印行

謝 无 量 著

駢文指南

一冊 二角半

詞學指南

一冊 二角半

詩學指南

一冊 三角

自文學革命以來，詩詞駢文，遂鮮有人涉獵焉。不知一國固有之文藝，治文學者，要不可不窺其崖略。梓潼謝无量先生，古學深邃，所輯指南三種，揭其體要，窮其源流，易知易能，有志於斯者，可無望洋興嘆之憾矣。

學詩入門

全一冊 一角

詩式

全一冊 七角

晚唐詩選

全一冊 二角

釋註 唐詩三百首

全一冊 二角

宋元明詩三首

全一冊 二角

贈棠棠的「明月」

芳信

親愛的蔡先生：

你到北京去了呀！我天天都有些想你，我聽見我五爺爺說
你也天天想我，是真的嗎？你幾時再到江西來呢？我五爺爺
是你的好朋友呀！你去的時候哭了嗎？哦！我媽媽又在叫我
去寫字了！不再說罷，敬祝快樂！

蔡棠

「明月」是我的心，

你請收着！

棠棠！

你想我，

你見見伊，

伊是我的心，

伊的心是我；

心永遠是如一的

只是：

棠棠，

你可是現今的你？

我可是現今的我？

「明月」是我的心，

你請收着！

棠棠，

你見了伊的亮，

你就想着我；

你愛伊的亮，

你就愛了我。

亮永遠是常亮的，

只是：

棠棠，

你笑你是「青春」近了的你，

我哭我是走上了「成年道路」的我！

「明月」是我的心，

你請收着！

棠棠，

你心上記着了伊，

你就記着了；我，

我倆換了心，

我倆無「汝我」

「汝我」成了膠結的。

只是：

棠棠，

你是「青春」不要了的你，

我是墮入了「生之涯」的我！

哦，可愛的棠棠，

你現今的你？

我現今的我？

祈禱

月光漫蓋的靜夜，

他坐在石砌沙鋪的一塊空場上，

橫起笛兒在吹，

心中却向他呢喃的祈禱：

笛聲，我吹出的笛聲，

你飛去，飛過那矮牆，

可落在我那人的屋頂。

她現在正在美睡——

左手擱在頭邊，

三十一，十四夜，於京。

潘訓

深藍色的衣襟解開了

掩在右手上——

你輕輕地喚醒她，喚她出冰，

說，如此美麗的夜，

月兒高高地照臨，是待我們的夜行。

我們去，

我們去到舊日坐過的草坪，

同流久別後再會的欣慰的淚！

黑沉沉的深夜，

他還在那人兒的門前來回的走着，

心中又聲聲地祈禱：

腳聲，我輕妙的腳聲，

你飛進去，飛近我那人的身邊，

你告訴她——

她現在或正在寂坐，

或正在沉然的思念我——

說，在你門前來回的走着，

今夜是第七夜了，

這次是第九次了，

他看不見你出來，

他將會走到天明，

明夜也仍將會走到天明，

後夜也仍將會走到天明，

他將會永遠的每夜都走到天明，

在你的癡心的可憐的情人！

八月十四日，家中。

將別

你不要儘在溪邊站立，

潘訓

這是將別的最後一刻了！

伸出你的玉手來，

讓我仔細辨認

由你手紋傳出來的你的心意。

彎過你的頭來，

讓我嗅嗅你的髮香，

細味那髮香裏透出的你的心味。

側過你的身來，倒入我的懷中，

讓我摸遍你的身體；

解開你的衣襟來，

讓我慢慢地

來朗誦你心頭顫顫的字。

自久別後的再會，

在今又將長別了！

你可憐癡心的情人，

日夜都徘徊在你的心前。

在將再跨上長途的現今，

死心必須理會你的心！

若永不會的了，

那他將會在月白的夜，

秋風徐起的日暮時，

永遠永遠獨自流着相思的淚！

我生生世世眷戀的情人呵！

九月廿二日，杭州。

愛神的矢

馮西泠

在一個沉酣的夢裏，

我會對伊說：

「快樂如同春晨的薄雪，

馮西泠

在想像與回憶中存在着，

太陽一照便消散了；

戀愛如同秋後的梧葉，

在希望與狂熱中停留着，

西風一吹便飄墮了；

只有這深刻的憂愁，

只有這深刻的憂愁是很堅實而強固，

愈咀嚼愈有滋味的。」

她的贈品

她臨去的時候，

送給我二件贈品；

一件是沉鬱的眼淚，

一件是痛苦的微笑。

我很珍重的將她這二件贈品深藏在心窩裏，

雖一分鐘也不會忘記；

那知道二件贈品原來是二條春蠶，

竟把我的心甘做桑葉！

假使

一

「我愛！假使愛情像一個太陽，

我必定要把牠擁抱在懷裏。」

「但是，如其火一般熱呢？」

「那麼，我愛！我甘願為愛情而受炙——燃燒。」

二

「我愛！假使愛情像一朵花兒，

我必定要把牠佩帶在胸上。」

「但是，如其有刺呢？」

「那麼，我愛！我甘願為愛情而忍痛——流血。」

三

「我愛！假使愛情像一顆鑽石，

我必定要把牠吞嚥入胃中。」

「但是，如其有毒呢？」

「那麼，我愛！我甘願為愛情而犧牲生命——死。」

四

「我愛，假使愛情像你的柔和而纏綿的眼光，

我必定要把我的全靈魂深深的葬在你的眼光裏。」

「但是，如其這愛情與眼光都是虛偽的物質的呢？」

「.....」

不誠實的情人

——代一個女性的朋友做的——

我把我的經驗和同情

奉告世上一般年青的女兒們，

切莫輕輕易易的，

把真愛情贈給男性的少年；

須知幾十個少年男子中間，

靠得住的沒有一人，

他們.....他們.....

他們都是不誠實的情人！

不誠實的情人，

比玫瑰花的刺還更尖利；

玫瑰花的刺只能刺傷我們的手指，

那個不誠實的情人，

却刺傷了我的靈魂！

不誠實的情人，

比竊賊還更貪暴！

竊賊只能偷去我們身外的東西，

那個不誠實的情人，

却偷去了我心裏最寶貴的愛情！

不誠實的情人，

比秋風還更殘酷；

秋風只能吹落我們的秀色，

那個不誠實的情人，

却吹落了我的希望園中的一朵幸福之花！

唉！

我想找自由，結局反找着墮落；

我想找幸福，結局反找着犧牲；

不誠實的情人啊！

你實在是人類的惡魔，

情場的害蟲！

幾十個少年男子中間，

靠得住的沒有一人，

他們……他們……他們……

他們都是不誠實的情人；

我把我的經驗和同情，

奉告世上一般年青的女兒們，

年青的女兒們啊！

你們切莫輕輕易易的，

把真愛情贈給男性的少年！

神秘

倦眼嬌慵的燈光照着我們兩個，

一個支着香腮沉坐，

一頭柔潤而細膩的雲髮，蓬鬆着益表出她自然的嬌娜；

一個斜綸在窗下的沙發椅上，

穿了一身淡灰的薄呢洋服，雪白的領子還襯着紫色

菱花的領結一朵；

這也許是她？

這也許是我？

她披着一幅透明涼薄的黃色輕紗，遮住她的全身和

兩條玉臂；

在那如波紋的紗眼中間，隱約的浮顯出她豐實而嫩

豔的肌體；

她雲母石般的雪胸正在那裏跳動，白裏微紅的皮膚

色素益見得柔膩；

她感人極深的眼光注視着瓶花，忽而低頭默默的現

出深思的神氣；

月光由樹葉中間漏下的碎影照入窗內，微微的蠕動

在她的臉際；

這也許是情魔的靈光？

也許是愛神射下來的利矢？

一室裏充滿了靜美而沉濃的空氣；

相對無言，情會於情天深處。

凡上紫羅蘭花香和她的肌肉的妙馨融合了，沁出一

種自然的幽韻的香味。

這時候……！這時候……！

我倆的靈魂都溶在這香味裏了！

愛情的花也醞釀的開了！

我的心絃彈出雙調的歌聲了！

她的心電傳出吸引的光波了！

神秘!.....神秘!

向那邊去罷

—— 愛情之作 ——

美麗純潔的人兒，

是愛情的化身的人兒——

請你向那邊去罷，

莫再來敲我的孤寂的門了!

我並不曉得什麼叫愛情，

我也不知道怎樣是溫存，

我更不會奉承美人的歡心，

我所知道的只有煩惱，

只有迫壓和悔恨，

只有失足墮水的乳羊，

只有中矢哀鳴的夜鶯。

美麗純潔的人兒，

是愛情化身的人兒——

請你向那邊去罷，

莫再來敲我的孤寂的門了!

那邊的世界正包着歡愉，

那邊的太陽正放出光明，

那邊的人對於現代的生活覺得很滿足，

那邊的人又正在渴望愛情；

那邊的人會採着半開的紅玫瑰花給你裝飾襟髮，

會唱着黃鸝般纏綿宛轉的歌兒給你聽；

更會鼓着甜蜜的舌頭，

在你的耳邊細細言情。

美麗純潔的人兒，

是愛情的化身的人兒——

請你向那邊去罷，

莫再來敲我的孤寂的門了！

你的希望之花正在開，

你的生命之矢正在飛，

你所愛的是夢一般溫軟春一般綺麗的蜜月生活，

是用黃金鑄成用鑽石砌成的快樂光陰；

這件件我都不愛啊！

我所愛的是黑暗，

是夜與寂寞，

是殘秋的孤墳，

是荒寒的絕漠；

我倆的性情恰恰成爲一個反比例，

那麼還有什麼話可說！

美麗純潔的人兒啊！

是愛情的化身的人兒啊！

請你向那邊去罷，

莫再來敲我的孤寂的門了！……

人類纔是無情的動物

薔薇花謝了，落了，

蝴蝶兒爲牠起了半日的不歇；

蝴蝶兒死了，

杜鵑鳥爲牠哀啼了一夜；

杜鵑鳥啼出了血了，跌在草裏了，

叢林的落葉也爲牠瀟瀟嘆息。

他昔日的情人死了，

野花開在她的墳墓上了，

他雖會照例的爲她洒了幾點眼淚；

但不久他又愛上另一個新的情人了。

這一天，

他挾着他的新情人來遊玩到這裏，

雙雙的並肩坐在他昔日的情人的墓碑上，

妙語娟娟地說着，笑着了。

哦！只有人類纔是無情的動物啊！

一九二五，三月二十七號，東汕頭

熄了的心靈之微光

徐 雉

在窗外

皓潔的月光照耀着，

晶瑩的星光閃爍着；

在室裏

暗淡的燈光又顫索地搖着。

但我一線心靈的微光呀，

永遠只是想着！

永遠只是想着！

我對着窗外的晶瑩清朗的星月，

和室內暗淡靜悄的孤燈，

不住地凝眼癡想着，

如見十一年前的事情，

在我眼簾外，

模糊地掩映着，

依稀地湧現着。

那時候我只九歲，

九歲的兒童又曉得什麼？

但仁慈的上帝，

教他和一個女孩子相識。

相識本不必相愛，

但仁慈的上帝說：

「愛她！我的兒子！

從今後更莫把她忘却！」

永生的上帝把她的音容，

深深地鑄在我心中，

我但能永久愛着她；

磨滅了我，才能磨滅她！

當時我在小學校裏念書，

她便屢屢來尋訪我，

我聽慣了她衣裳綵繚的聲音，

見慣了柔荑似的手中常握的鮮花。

花是我所愛的，

她也是我所愛的；

我用淚珠養活她給我的花，

因為我愛花便是愛她！

小朋友們見了她，

問我她是我誰；

我漲紅了臉回答說：

「她是我的好……不是我的妹妹。」

她愛穿長的男袍，和一字襟背心，

一條溫香烏黑的髮辮緊貼在背後；

但她那男孩子的裝束，

又怎能遮掩她眉尖的嬌憨？

光陰飛箭般的過去。

我生命的書上又添上了不少戀愛的事跡。

終於有一天她含着淚對我說：

「我們要暫時相別！」

睡着了終須有醒時，

別離了想有再會期。

我們不怕不再相見，只要我們活着，

何況生離終究勝於死別！

如今呵——她的消息，只是杳然！

將來呵——前途渺茫，更費猜疑！

也許此後不能再見，

可憐相逢只在夢裏。

夢裏相逢只是默默無言，

醒來時更覺悽悽。

但是，上帝呀，我終是愛她，

我又怎能把她忘記？

以後的事怎樣呢？

這只有上帝曉得了！

也許將來我生命的書上要滿渲染着血和淚。

啊呀！我不能再想下去了！

在窗外

幽潔的月光靜照着，

晶瑩的星光微閃着；

在室內

黯淡的燈光又顫索地搖擺着。

但我一線心靈的微光呀，

依舊那樣地熄着！

依舊那樣地熄着！

黃金和石頭

徐
雉

愚笨的人把得來的黃金，

深深地埋在地窖中；

還得鎮日裏看守牠，

怕被竊賊偷了一空。

告訴你！愚笨的人！黃金雖多，

原和石頭一樣沒用！

愛情有時候像一塊黃金，

有時候又像一塊石頭。

你若不能好好兒用你的愛情，

祇知道密密地把牠藏在心頭；

那麼，牠雖和蜜糖一般的甜美，

也不過是一塊沒用的石頭！

九歲時，我把我的一切

統統交給一個年輕的姑娘，

她是我惟一的靈魂，

她的愛是暗中導我的清光。

那時，我的愛情纔是燦爛的黃金，

這件事，在我記憶中，永遠不會忘！

萬能的上帝教我們聚首，

又教我們彼此分手；

她倒安然的去了，

我却從此孤另另地到處飄流。

從前我黃金般的愛情，

不多時又變成了石頭！

感謝上帝給我海樣深的愛情，

但我以後只好屈牠做一塊石頭；

因為我已專心愛過她，

此外更沒有何種希求。

茫茫的宇宙呀！除了她，

更誰可以做我終身的朋友？

一九三二，二八於東京大學

失戀

徐
雉

鳥兒棲息在樹枝上；

樹兒倒了，

他便去巢人家的棟樑。

但是，親愛的姑娘！請告訴我：

假使棟樑也折了，

又叫他飛到何方？

魚兒游泳在小河裏；

河水枯了，

他便飄到汪洋的海裏。

但是，親愛的姑娘！請告訴我：

假使海水也乾了，

又叫他向那裏找安身之地？

我年輕的時候，

我的心緊緊地繫在母親身上。

母親死了，

我閒空的心便到處流浪！

後來碰着了一個美麗的姑娘，

就把她纏住了。

但是，親愛的姑娘！請告訴我：

假使你不愛我，

我的心更向何處去求歸宿？

一九二二，九於東京大學

痛苦

吾本無意再去敲愛神的門，

吾的心冰樣的冷了；

但她硬牽着吾去，

吾便去了。

愛神向吾倆說：

張鶴琴

『你求，吾便給你；

你尋，便得着；

你敲門，吾便爲你開。』

吾倆攜手欣欣地一同向前進去；

但吾倆的一腳還在戶外，

却不知怎麼一下，

愛神一手搭着金箭，一手張着彎弓，

把吾的心射穿了；

再一箭，把她的心射穿了！

愛的傷痕

哦！一株野花；

娟媚的丰姿；

綽約的陰影。

王佐才

蜜蜂呢，好像可憐牠晝夜的孤零，

多情地親近牠，

親近牠就是愛牠。

那知牠已深深地鑄有「愛的傷痕」

哦！
一個孩童：

烏黑光澤的髮絲；

晶瑩澄澈的眼珠。

人們呢，好像很喜他爛燬的天真，

含笑地撫摸他，

撫摸他就是愛他。

那知他已深深地鑄有「愛的傷痕」

哦！
一位姑娘：

胭脂般嬌媚的絳唇，

象牙般潔白的玉齒。

我呢，也好像懂得她脈脈的情思，

苦苦地留住她，

留住她就是愛她。

那知她也已深深地鑄有「愛的傷痕」

迷途底鳥的讚頌

俞平伯

迷惑是與「生」俱生的，也是「生」底最初或最後的正義了。人間所有的光，花的愛，都依附在這迷惑底根苗上。因為真到覺醒底降臨，「生」底好夢便輕雲薄烟似的飛散了。幸而有「生」的一日，覺醒是永不會來的；於是光明底圈兒才照耀在這霧漫了的大地。

覺醒底臉，永不被我們認識的。凡高唱覺醒了的朋友們，都是些兩重迷惑者罷！實在是！我也是哩。我們是覺醒底陌生人，所以很高興地去追求那「不可知」了。就是這樣的了！我為人生，不得不讚頌這迷途的鳥。

2

花自然地會開的，水自然地會流的，鳥自然地會飛鳴的……說他們是願意如此；果然，誰都不知道是呢，不是？若說他們是應該如此，恐怕也無非是盲想罷了，人底活動底意義，啊，即在「不知道」與盲想之間。然而活動底泉源，却又和人生永遠相終始。我為人生，不得不讚頌這迷途的鳥。

3

我被驅迫着去吃食物，我被驅迫着去尋配偶，我被驅迫着去作生活底掙扎，我被驅迫着去求知識，情感底

安慰，我被迫於一切而去追求那一切；不容我停留，不容我退後，只催促我走向黑漆漆的一個無底洞，裏邊充滿着空虛，煩悶與無意義。這是所謂死底故鄉，是吾人靈肉兩元所將埋葬。

但「生」底流中一個浮鷗，知道什麼呢，只高高地唱人間自由的歌，歡笑地唱了，悲哀地也唱了；彷彿唱的是：「自由的我們本來自由的，應當到自由的烏托邦裏去。」他們却不知道人生僅僅是這樣的！知道原是枉然，何如不知道呢！我爲人生，不得不讚頌這迷途的鳥。

4
「人生本來不必求什麼解脫，因爲解脫是一個好好的夢。無論怎麼樣，一切的企圖，臨了來只賸得一張薄薄的悲哀的紙。」這是覺醒底回音了！是嗎？誰能信這兩重以上迷惑者底話，又誰能不信呢？我爲人生，不得不讚頌這迷途的鳥。

5
「神底永生，」種族底縣延，」對於狹小的我有什麼意義？「死了，完了！」說是常識，不如說是真理好了。那些哲學者底，宗教家底，生物學者底話，都是哄孩子們的糖果而已！自然，誰都願意去嘗一嘗；但細嚼之後，果然是很甜嗎？回味也是甜的嗎？他們不耐去細嚼，便一口咽下了，都說：「甜得很呢！」我未免覺得他們有些魯莽的氣息。只是爲人生，不得不讚頌這迷途的鳥。

蠶只吐絲，蜂只釀蜜，鳥只營巢，獸只打窟，螞蟻底脚去爬高山，老鼠底嘴去偷油吃，茫昧的衆生啲，無目的尋覓啲，可知道有了結的時候嗎？不知道已可憐了；我們茫昧在知道了之後，更又將如何辨解呢？雖然，我爲人生，不得不讚頌這迷途的鳥。

「螞蟻爬高山」是句俗語，言細小成大事之難期。「老鼠偷油吃」亦俗歌中語，言貪之爲患。

7

急流中的一個波，自然沒有回旋之地，也不見得有依戀之心；只是說他有流蕩的責任，波如會說話的，却斷乎不能承認，人生彷彿急流中的一個波啲，偏要時時去問明他底責任是什麼。眞真是個傻子，遠遠不如做波了！然我爲人生，不得不讚頌這迷途的鳥。

8

最可憐的，是尋求真理者回來的時候。穿着鞋子出去，回來時鞋子破了；赤着一雙脚出去，回來時脚心穿了；點着燈籠出去，回來時燈籠滅了；跟着太陽，月亮，星星們出去，都被他們拉下了，回來時撐着一枝明杖，上面深深刻着「失望」底字樣。這就是他畢生辛勤底惟一且最後的報酬了。他不夢在懷中樓抱着去嗚嗚的啜泣，怕將來人們聽見這般頹廢的聲音，所以不能號啕啊！後來他自己葬於淚底波濤中，明杖飄也似的飄，「失望」底字跡却格外清楚了。

他知道人間滿了虛偽，真理決不能和他同在的；只是不忍在人間以外去尋求什麼；即使人間以外有什麼

可以尋求的。他也知道將來帶回來的無非是失望；但覺得這是他底僅有的道路，不能再有所選擇的。即到後來獨自墜泣的時光，生命隨淚一起傾瀉了，也決沒有絲毫的悔心。他底一生，只知道徑行心之所安，寧可跟隨衆生一起迷失了路途，不願意墮「生」底究竟是什麼。我爲人生，不得不讚頌這迷途的鳥。

9

他豈不知沈淪是可怕的？他豈不知掙扎是可憐的？他豈不知人生底意義是空虛的？他豈不知真理是不可求的？他豈不愛擷取那社會之花，沈醉那青春的酒？他只不忍孤零零的獲救，反覺得泥塗是他底故鄉。

雖有羣仙招魂而歌呢。『吾心歸來呀！從人間歸來！』這樣地慨慷而悽愴，亦不足以搖動他灰色的心底毫末。他只默默地申訴：『求你們埋葬了我底靈魂罷！我決不再歸來了！』於是他們愴然地高舉，覺得這樣地遺失了一個朋友，在狹小，虛偽，污濁的世間，實在太不值得了，但我爲人生，不得不讚頌這迷途的鳥。

10

無論怎麼樣的生活，都暫且忍耐着罷。只是沒有意義的生活，也讓我們一例的去忍耐着，這真是太酷虐了。紅着臉去怒啊，垂着淚去哭啊，伸着氣去歎息啊，或者，張着大嘴笑一場啊。反正，一樣而又一樣的，都歸於無意義。因一切歸於無意義，所賜給的，雖極人間世底酷虐，我們想要不忍耐而不可得了。

既沒有勇氣去沉淪，又沒有勇氣去自殺；只得微微的吟，或高高的唱那「努力於光明」的歌。明知道這是一杯甜甘醇美的，紅色的酒，專給弱者們去喝的；我竟含羞忍辱地把他咽下了！

柔軟的哀鳴，可憐是當然，可恥是不消說的，但我們僅僅只會歌唱這一個調子。我為人生，不得不讚頌這迷途的鳥。

11

以生命換給我們底衣食，自然底力做我們底奴才，自然底景光供我們底陶醉，兄弟姊妹底悲歡，使我們底心琴為之振蕩，……在路上的，誰不祝福吾生底美麗而又高偉？

所不可堪的，生底形貌底豐饒，繁複，漸漸形成意義底空虛。光榮的表象，一有了悲哀的心，還值什麼呢！

現代人底苦悶，現代人知道罷哩。在不能回步的路途上，我為人生，不得不讚頌這迷途的鳥。

12

鳥永遠不知道空氣是什麼，魚永遠不知道水是什麼；因為——鳥畢生在空氣中翱翔，魚畢生在水中去游泳。衆生底茫昧，即為着不能外乎衆生之故。生是茫昧底根原喲！

衆生之一的人生，「覺醒」當然是個「夢」了。但在夢中時，又怎麼能分辨什麼是夢呢？也想是為這一個緣故，覺醒了的調子在人間，時常唱得這麼高高的。

最可愛的是知道喲，最靠不住的也是知道喲！自知呢，更可愛了，更靠不住了。我們既承認他是一種綺

語，又熱烈地去希望，企圖他底實現，更又要呢詛那失望的悲哀。上帝對於他愛子底驕縱，也着實爲難了。他覺得這孩子實在太淘氣了。他留下機會給他們，以外便都不管了。他也只有一條路喲！然我爲人生，不得不讚頌這迷途的鳥。

13

沒有家鄉的，偏學着說「歸來」；沒有戀人的，偏學着說「眷愛」；沒有意義的，偏學着說「覺醒」。話是誠的，心却是真的；話是甜的，心却是苦的。悲哀以帶了面具而格外重了，支持不住了，把心給崩碎了。我掩着一雙酸而辣得眼，匆匆遠了。也想歸來呀！雖失了路，又失了家鄉，還是想歸來的呀！

只要有一分鐘的平安——一秒也够了——在我底心上，我就願用全生命爲「生」祝福了。但以萍和柳漂爲生涯的，無家而迫切思歸的游子，難道連些微懇呢的聲音，不許他有嗎？自然是不許的，你須牢牢記着：「我爲人生，不得不讚頌這迷途的鳥。」

15

迷惑之流，以生爲泉原，以毀滅爲歸宿，而愛是他底波瀾。當波瀾靜穆底一霎間，水或者還是伏流着的，但光景却已銷沉了。愛底銀痕，真是一切迷惑底象徵！

聽！愛者底聲音！彷彿琴一般的幽，簫一般的圓，琵琶一般的急迫，violin一般的暉緩，如小鳥一般的輕快，如流泉一般的潺湲。他們低低地申訴：「我愛你，永永愛你。」又高高地喊叫：「我愛你，永永愛你！」哭

時說着，笑時也說着；醒了說着，夢裏也說着。他們老是這麼想：「世界卽化了微塵，卽再被罡風蕩散了，愛依然會好好地存在着的。但反面想呢，如愛遺失了，世界豈不一起都掉了。」「天長地久」這句老話，在愛者底心田，是詛咒不是祝福啊！

你們錯了！愛只是人生劇底一幕，只是剎那間的夢，有什麼叫做永久？世界張着冷冰冰的臉，你們却錯認爲微紅的玫瑰。這些是很不錯的話，但回音裏偏也說：『你們錯了！你們大錯了！』

一切沒有超我們的存在。我們以爲世界是什麼樣子，他就成了個什麼樣子。愛不但應當是永久的，而且是永久的。愛底生雖不爲世界，世界却爲愛而生存了。盲目的生命，只有愛能把意義給他們，把安慰去給他們。有了所愛的在，即使是暫時的，便也算不得虛生；雖生命真如朝露的須臾頃，而須臾頃底中間，又充滿了無量無量的艱辛。真真是不錯的，我們應得借愛底光暉，來創造我們自己底世界。創造便是生，創造便是愛！灰色的止水，泛起銀色的痕，嗚咽聲遠了，歡躍聲也遠了。我爲人生，不得不讚頌這迷途的鳥！

一九二二，六十九

日本的小詩

周作人

日本的詩歌在普通的意義上就可以稱作小詩，但現在所說只是限於俳句，因只有十七個音，比三十一音的和音要更短了。

日本古來曾有長歌，但是不很流行，平常通行的只是和歌。全歌凡三十一字，分爲五七七七七共五段，這字數的限制是日本古歌上唯一的約束，此外更沒有什麼平仄或韻腳的規則。一首和歌由兩人聯句而成，稱爲連歌，或由數人聯句，以百句五十句或三十六句爲一篇；這第二種的連歌，古時常用作和歌的練習，有專門的連歌師教授這些技術。十六世紀初興起一種新體，參雜俗語，含有詼諧趣味，稱作俳諧連歌，表面上仍係連歌的初步，不算作獨立的一種詩歌，但是實際上已同和迥異，卽爲俳句的起源。連歌的第一句七五七三段，照例須咏入季題及用切字，即使不同下句相聯也能具有獨立的詩意，古來稱作發句，本來雖是全歌的一部分，但是可以獨立成詩，便和連歌分離成爲俳句了。

日本的俳句從十六世紀到現在，這四百年中，大概可以說是經過四個變化。第一期在十六世紀，俳諧的祖師山崎宗鑑，「貞門」的松永貞德，「談林」派的西山宗因（雖然時代略遲）是當時的代表人物；他們各有自己的派別，不過由我們看來，只是大同小異，詼諧的趣味，雙關的語句，大概有相同的傾向。今抄錄幾句於下：

（一）就是寒冷也別去烤火，雪的佛呀！

宗鑑

(二)風冷，破紙障的神無月。

註一 相傳十月中諸神悉集出雲大社，故名神無月。此處取神與紙同音，*Yami* 雙關障子上無紙也。

(三)連那霞彩也是斑駁的，寅的年呵。貞德

(四)給他吮著養育起來罷，養花的雨。

註二 兩與餉同音 *Ame* 故也。

(五)蚊柱呀，要是可削就給他一飽。宗因

以上諸例都可以看出他們滑稽輕妙的俳諧的特色。但是專在文字上取巧，其結果不免常要弄巧成拙，所以後來落了窳白，變成濫調了。

第二期的變化在十七世紀末，當日本的元祿時代，松尾芭蕉出來推翻了纖巧詼詼的俳諧句法，將俳句提高了，造成一種閑寂趣味的詩，在文藝上確定了位置，世稱「正風」或「蕉風」的句，為俳句的正宗。芭蕉本來也是舊派俳人的門下，但是他後來覺得不滿足；一天深夜裏聽見青蛙跳進池內的聲響，忽然大悟做了一句詩道：

(六)古池——青蛙跳入水裏的聲音。

自此以後他就轉換方向，離開了諸謎的舊道，致力於描寫自然之美與神秘。他又全國行腳，實行孤寂的生活，使詩中長成了生命，一方面就受了許多門人，「蕉風」的句便統一了俳壇了。後人對於他這古池之句

加上許多玄妙的解釋，以爲含蓄着宇宙人生的真理，其實未必如此，不過他聽了水聲，悟到自然中的詩境，爲他改革俳句的動機，所以具有重大的意義罷了。詩歌本以傳神爲貴，重在暗示而不在明言，和歌特別簡短，意思自更含蓄，至於更短的俳句，幾乎意在言外，更容易說明了。小泉八雲把日本詩歌比作寺鐘的一擊，他的好處是在縷縷的幽玄的餘韻在聽者心中永續的波動。野口米次郎在日本詩歌的精神（東方智慧叢書內）上又將俳句比一口挂着的鐘。本是沉寂無聲的，要得有人去叩他一下，這纔發出幽玄的響聲來，所以詩只好算作一半；一半要憑讀者的理會。這些話都很有道理，足以說明俳句的特點，但因此翻譯也就極難了。現在選了可譯的幾首抄在下邊以見芭蕉派之一斑。

(七) 枯枝上烏鴉的定集了，秋天的晚。
芭蕉

(八) 多愁的我，儘使他寂寞罷閉古島。

(九) 墳墓也動罷，我的哭聲是秋的风。

註三 原題悼一笑。

(十) 病在旅中，夢裏還在枯野中奔走。

芭蕉所提倡的句可以說是含有禪味的詩，雖然不必一定藏着什麼圓融妙理，總之是充滿着幽玄閑寂的趣味那是很明瞭的了。但是「蕉門十哲」過去了之後，俳壇又復沉寂下去，幾乎回到以前的詼詭的境地裏，於是「蕉風」的俳句到了十八世紀初也就告一結束了。

繼芭蕉之後，振興元祿俳句的人是天明年間的與謝蕪村，當十八世紀後半，是爲第三期的變化。蕪村是個畫家，這個影響也帶到文藝上來，所以他一派的句可以說是含有畫趣的詩。芭蕉的俳句未始沒有畫意，但多是淡墨的寫意，蕪村的却是彩色的細描了。他和芭蕉派在根本上沒有什麼差異，不過他將芭蕉派在蒐集淡澀的景色的時候所留下的自然的鮮豔的材料也給收拾起來，加入畫稿裏罷了。他的詩句於豐富複雜之外，又多咏及人事，這也是元祿時代所未有，所以他雖說是復興「蕉風」，其實却是推廣，因爲俳俗因此又發展一步了。現在也舉幾句作一個例子。

(十一) 柳葉落了，泉水乾了，石頭處處。蕪村

(十二) 四五人的上頭月將落下的跳舞呵。

(十三) 易水上流着蔥葉的寒冷呀。

俳句第四期的變化起於明治年間，卽十九世紀後半。那時候元祿天明的餘風流韻早已不存，俳人大抵爲小主觀所拘囚，仍復作那纖巧詼諧的句當作消遣，正岡子規出來，竭力的排斥這派的風氣，提倡客觀的描寫，適值自然主義的文學流入日本，也就供給了好些資料，助成他的寫生的主張。他據了日本新聞鼓吹正風，攻擊俗俳，一時勢力甚盛，世稱「日本派」俳句，又因子規住在根岸，亦稱「根岸派」。他的意見大半仍與古人一致，但是根據新的學說將俳句當作文學看待，一變以前俳人的態度，不愧爲一種改革。他的詩偏重客觀的寫生以及題材的配合，這可以說是他的本領，雖然也會做有各體的詩句。

(十四)茶蘼的花(對著)一團塗漆的書几。子規

註四 書几，糊紙，上再塗漆，係一團創始故名。

(十五)蜂窠的子，化成黃蜂的緩慢呵。

(十六)等著風暴的胡枝子的景色，花開的晚呵。

註五 原題小庭

以上四期的俳句變化，差不多已將隱逸思想與酒脫趣味合成的詩境推廣到絕點，更沒有什麼發展的餘地了。子規門下的河東碧梧桐創爲「新傾向句」，於是俳句上起了極大的革命，世論紛紜，至今不決，或者以

爲這樣劇烈的改變將使俳句喪失其固有的生命，因爲俳句終是「芭蕉的文學」，而這新傾向却不能與芭蕉的精神一致。這句話或者也有理由，但是倘若俳句真是只以閑寂溫雅爲生命，那麼即使不遭破壞，儘是依樣畫葫蘆的畫下去，也要有壽終的日子，新派想變換方向，吹入新的生命，未始不是適當的辦法，雖然將來的結果不能預先知道。新傾向句多用字餘，便是增減字的句子，在古來的詩裏本也許可，現在却更自由罷了；其更重要的地方就在所謂「無中心」。俳句向來最重「季題」與「切字」，同爲根本條件之一，後來落了窠臼，四時物色都含了一種抽象的意義，俳人作句必以這意義爲中心，借了自然去表現他出來，於是這詩趣便變了因襲的，沒有個性的痕跡了。新派并不排斥季題，但不當他是詩裏的中心，只算是事相中的一個配景，而且又拋棄了舊時的成見與聯想，別用新的眼光與手法去觀察抒寫，所以成爲一種新奇的句，與以前的俳句很有不同了。

(十七) 運著飲水的月夜的漁村。

碧梧桐

(十八) 雁叫了帆上一面的紅的月光。

雲桂樓

(十九) 短夜呵，急忙迴轉的北斗星。

寒山

(二十) 許多聲音呼着晚潮的貝類呀，春天的風。

八重櫻

傳統的文學，作法與讀法幾乎都有既定的途徑，所以一方面雖然容易墮入因襲，一方面也覺得容易領解。至於新興的流派便沒有這個方便，新傾向句之被人說晦澀難懂就為這個緣故。我們俳道的門外漢本來沒有什麼成見，但也覺得很不易懂，這不能不算是一個缺點，因此這短詩形是否適於表現那些新奇複雜的事物終於成爲問題了。

上邊所說俳句變化的大略，不能算是文學史的敘述，我們只想就這裏邊歸納起來，提出幾點來說一說。

第一，是詩的形式的問題。古代希臘詩銘 (Epigrammata) 裏儘有兩行的詩，中國的絕，也只有二十個字，

但是像俳句這樣短的却未嘗有；還有一層，別國的短詩只是短小而非簡省，俳句則往往利用特有的助詞，寥寥數語，在文法上不成全句而自有言外之意，這更是他的特色。法國麥拉耳默 (Mallarmé) 曾說，作詩只可說到

七分，其餘的三分應該由讀者自己去補足，分享創作之樂，纔能了解詩的真味。照這樣說來，這短詩形確是很好的，但是却又是極難的，因爲寥寥數語裏容易把淺的意思說盡，深的又說不夠。

日本文史家論俳句發達的原因，或謂由於愛好麼小的事物，或謂由於喜滑稽，但是由於言語之說最爲近似，單音而缺乏文法變化的中國

語，正與他相反，所以譯述或擬作這種詩句，事實上最爲困難——雖然未必比歐洲爲甚。然而影響也未始是不可能的，如現代法國便有作俳諧詩的詩人（參考詩第三號）因爲這樣小詩頗適於抒寫剝削的印象，正是現代人的一種需要，至於影響只是及於形式，不必定有閑寂的精神，更不必固執十七字及其他的規則，那是可以不必說的了。中國近來盛行的小詩雖然還不能說有什麼很好的成績，我覺得也正不妨試驗下去；現在我們沒有再做絕句的興致，這樣俳句式的小詩恰好來補這缺，供我們發表剝削的感興之用。

第二，是詩的性質問題。小泉八雲曾在他的論文《詩片》內說，「詩歌在日本同空氣一樣的普遍。無論什麼人都感得能讀能作。不但如此，到處遠耳朵裏都聽見，眼睛裏都看見。」這幾句話固然不能說是虛假，但我們也不能承認俳句是平民的文學。理想的俳諧生活，去私慾而遊於自然之美「從造化，友四時」的風雅之道，並不是爲萬人而說，也不是萬人所能理會的。蕉門高弟去來說，「俳諧求協萬人易，求協一人難。倘是爲他人的俳諧，則不如無之爲愈。」真的俳道是以生活爲藝術，雖於爲己之中可以兼有對於世間的供獻但決不肯曲了自己去迎合羣衆。社會中對於俳句的愛好不可謂不深，但那些都只是因襲的俗俳，正是芭蕉村子規諸大師所排斥的東西，所以民衆可以有詩趣，却不能評鑒詩的真價。蕪村在春泥集序上說，「畫家有去俗論，日畫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而市俗之氣下降矣，學者其慎旃哉（上四句原本係漢文）夫畫之去俗亦在投筆讀書而已，況詩與俳諧乎。」在他看來，藝術上最嫌疑者是市俗之氣，即子規所攻擊的所謂「月並」（註六）就是因襲的陳套的著想與表現，并不是不經見的新奇粗鹵的說法；俳句多用俗語，但自

能化成好詩，蕉村說，「用俗而離俗，」正是絕妙的話，因為固執的用雅語也便是一種俗氣了。在現今除了因襲外別無理解想象的社會上，想建設人已習協的藝術終是不能實現的幻想，無論任何形式的真的詩人，到底是少數精神上的賢人——倘若諱說是貴族。

註六 月並(Tsukinami)原意每月，舊派俳人每月開會作句，人稱陳廣之句爲月並發句，從引申爲凡俗之通稱。

第三，是詩形與內容的問題。我們知道文藝的形式與內容有極大的關係，那麼在短小的俳句上當然有他獨自的作用與範圍。俳句是靜物的畫，向來多只是寫景，或者卽景寄情幾乎沒有純粹抒情的，更沒有敘事的了。元祿時代的閑寂趣味，很有汎神思想，但又是出世的或可以說是養生的態度，詩中之情只是寂寞悲哀的一方面，不會談到戀愛；天明絢爛的詩句裏多咏入人事，不過這古典主義的後興仍是與現實相隔離，從夢幻的詩境裏取出理想之美來，不會真實的注入自己的情緒，明治年間的客觀描寫的提倡更是顯而易見的一種古典運動，大家知道寫實是古典主之一分子。總而言之，俳句經了這幾次變化，運用的範圍逐漸推廣，但是於表現浪漫的情思終於未能辦到，新傾向句派想做這一步的事業，也還未能成功。俳句十七字太重壓縮，又其語勢適於咏歎沉思，所以造成了他獨特的歷史，以後儘有發展，也未必能超逸這個範圍，兼作和歌及新詩的效用罷。日本詩人如與謝野晶子內藤鳴雪等都以爲各種詩形自有一定的範圍，詩人可以依了他的感興，揀擇適宜的形式掣來應用，不至有牽強的弊，并不以某種詩形爲唯一的表現實感的工具，意見很是不錯。現在的錯誤，是在於分工太專，詩歌俳句，都當作專門的事業，想把人生的複雜反應裝在一定某種詩形內，於是不免生

出許多勉強的事情來了。中國新詩壇裏也常有這樣的事，做長詩的人輕視短詩，做短詩的又想用他包括一切，未免如葉聖陶先生所說有「先存體裁的觀念而詩料却隨後來到」的弊病，其實這都是不自然的。俳句在日本雖是舊詩，有他特別的限制，中國原不能依樣的擬作，但是這多含蓄的一兩行的詩形也足備新詩之一體，去裝某種輕妙的詩思，未始無用。或者有人說，中國的小詩原只是絕句的變體，或說和歌俳句都是絕句的變體，受他影響的小詩又是絕句的逆輸入罷了。這些話即使都是對的，我也覺得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只要真是需要這種短詩形，便於表現我們特種的感興，那便是好的，此外什麼都不成問題。正式的俳句研究是一種專門學問，不是我們微力所能及，但是因為個人的興趣所在，枝枝節節的略為敘說，而且覺得於中國新詩也不無關係，這也就儘足為我的好事的（*Dilettante*）閑談的辯解了罷。

晴

王怡庵

一帶短籬，

闌住了許多花草，

却不會闌着清幽的香味；

引得粉蝶兒都紛紛地飛來。

樹上的蟬聲，

同窗外的日光一樣的懶。

籬邊來了一個小孩子，

拿着個蛛網的竹圈，

要來網籬外的粉蝶兒。

春意

王怡庵

琴聲兒清曼，

粉蝶兒悠游——

春風吹動了楊柳，

也把春意吹到了我的心頭。

天使

王怡庵

問她的名字，

「小妹。」

問她的年齡，

「六歲。」

她怕是個天使？

我不覺向她禱祝——

她？

向着我憨笑。

夜雨的舟中

王怡庵

夜雨悄悄的打着船篷，

我們只是談個不休——

我說：

「但願一生如此，

扁舟遨遊。」

她說：

「你聽聽——

滑滑滑……

這是雨聲，

河河河……

這是水流。」

天河

王怡庵

天河的水響了——

白雲的帷幕漸漸開了，

星宿妹妹們都携着手在河邊蹈舞。

江邊夜步

王怡庵

清風拂拂——

只有水聲，

只有雲影，

只有我望着月明。

水也在流，

雲也在流，

月兒也在流——

我的靈魂阿，

也隨着他們在流。

秋的小詩

王怡庵

一

花兒空悵望，

粉蝶兒是不來了。

二

蟬聲嘶了，

他的一生要在這哀絃裏完結了。

三

花兒凝想着！

落嗎？

不落呢？

但是秋風的逼迫來了。

春來了

王怡庵

太陽出來，

雪消了——

蔚藍的天色裏，

搖搖地幾個風箏。

泊大佛岩

王怡庵

一片斜陽，

襯在山塔的後面——

江水平靜，

倒印着青山。

短詩二首

周得壽

一

我對伊最後的要求說：

「可愛的！

我不動手了，

肯讓我一吻麼？」

二
人兒窺窗，

人兒癡想：

「這時她也許在望月罷……」

二二五十一於南昌

小詩

崔真吾

一
幕下了，

看衆散了，

伊摺起幕布的一角

不知在聽誰呵！

二

我幾次想寫信給伊，

但終不……

因為我怕，怕給人拆了。

十一十二三十選江

我的心

郭理同

我的心茫茫無所歸；

愛人呀！

展開您的雙手，

來把我擁在你懷抱裏；

——我本來是您的孩子呀！

我要睡在您軟酥的胸上，

聽聽愛泉汨汨的流聲，

覓取一個甜蜜的夢境。

當您俯下首來給我一個默許時；

我已變爲您的一部分，

您也就是我的一部分了。

落葉

何植三

穿過了楓林，

恍惚見了一個影子；

我道是隻蝴蝶，

原來是一片落葉。

在百官埠頭所見

何植三

天亮了，

旅客們上岸了；

黃的狗兒，

垂着尾巴，吠着殘月了。

短詩

周得名

柔風來了，

又飽又重的

倒懸在麥桿上的麥子，

輕輕地說：

「好風呀，

好涼的風呀！」

海水

崔真吾

海水很欣幸的向記憶說：

「這一霎，好安寧呵！」

記憶道：

「前一刻呢？」

海水又向想像說：

「這一霎，好安寧呵！」

想像道：

「過一刻……再過一刻……呢？」

海水縐着眉不復問了。

十一，十二，二十九。滬江

燈蛾

崔小立

你是光明底崇拜者，

可是你又是盲從底犧牲者！

小詩

崔小立

寫不下的筆兒，

看不明的書兒，

坐不下的椅兒，

只繞着默默無語的燈兒旋轉呵！

你是有望的人兒呵

崔小拉

——寄真吾叔，他來書對我說道

話感而成此詩。

望什麼——望在那裏？

沒有望。

名譽？

做做夢。

黃金？

牠變了顏色。

美人？

不要提起！——怕提起。

望什麼——望在那裏？

沒有望。

過去，現在，將來……

只徘徊於歧路之旁。

熱烈是牠的消費者，

光明是牠唯一的生命。

小詩二首 夏愛白

好悲壯呀！

我這柔弱而且活動的心門，

如何經得這樣聲音的敲打喲！

你看——

我的心門已經破了，

那藏在我心門深處的戰場慘況，

不是都看得見了嗎？

還記得我家隔壁的一個瞎眼的女

孩，

她整日裏用小手剝她的眼皮。

她望什麼？

望在那裏！

鄰家有位姐兒每逢夜深人靜時便

要咳嗽，

我在小樓上讀書，

聽着那嬌嫩而且悲哀的咳嗽聲，

怪難過的，

雜詩

馮文炳

洋燭

王祺

今夜我雖然也是像她那樣的咳嗽，

恐怕少了個小樓讀書的我吧！

—— 猛然聽得從街上傳來的聲音，

好像我父親喊我小名的聲音，卻再

也沒聽見什麼了！

自身的熔解，

自身的燃燒，

從街上越過屋頂來到我房間中的

二

生命的努力與消失。

號聲

我愛那捏着芭蕉扇在草地上納

涼的女孩子，

可是我不敢走近問她的姓名！

三

我正在讀書的時候，

聽到門外討飯的瞎子的叫喊，

接着是一個朋友嬉戲着學他的叫

喊！

四

我時常記起那天在市場上遇着

的那赤脚的女孩子：

舉起盛着叫賣的西瓜的籃子，

走向玩具店問一朵紙花的價值。

五

這都是我遇見的小孩：

白天裏跟着太太的車子跑，

夜間在漆黑的巷子裏喊賣「晚報！

—

六

雨後的街道，泥濘中踏開了容得

一個人走過的路。

我掣起衣服從這邊低頭走去。

不覺迎面撞着一個小孩子。

無意中我的手已經搭在他的肩膀

上，笑道：「誰讓誰呢？」

雨後的街道，泥濘中沒有一個足

跡。

我掣起衣服從這邊低頭走去。

走到前面橫着水蕩的地方，不覺停

了脚步，打量怎樣過去。

忽然兩個在蕩旁遊戲的赤脚的孩

子叫道：「先生這邊跳。」

我果然依着他們的話平安的跳過

去了。

七

太陽落山的時候，我沿着北河沿

的楊柳樹往前走。

河那邊楊柳樹下，一個美麗的小姑

娘扶着書包同我一一樣的方向往

前走。

起初她走在我前，我快一點步子趕

上了，兩個人差不多成一條直線。

她往天上一瞥，我也往天上一瞥，原

來楊柳繞裏襯出半輪月亮。

月亮好像也愛那小姑娘，帶笑的向

着我們朝後退。

不覺間前面到了一座橋，我更快一點步，打算到那邊去接近她。——不知怎的卻站在橋頭望着她過去了。

醉着罷

法國 Baudelaire 作

平伯譯

老是醉着罷。不管其餘的一切，這兒可只有一個問題。假使你不欲兩肩荷着時間底重負，而匍匐於泥土前，則莫如常醉着罷。

以什麼去醉着呢？酒呵，詩啊，或以德行啊，隨您底便。但是醉着罷。

假如有一朝，無論在宮殿底層樓上，在青青的溝河之側，在森怖的寥寂下的您自己底室內，你忽然醒來把醉意丟了一半或竟全丟了，你問那風，那波浪，那小鳥們，那羣星，那時鐘，你問那些飛着的，歎着的，搖撼着的，唱着的話着的，問這是什麼時候了；於是那風，波浪，小鳥，羣星，時鐘都答着：「這是應當醉着的時光！」醉着罷，如你不欲殉時間做牠底奴才，常醉着罷！以酒，以詩歌，以德行呢，隨您底便。

無論那兒出這世界之外罷

法國 Charles Baudelaire 作

平伯譯

生命是一所醫院，其間每個病者都希望換他底牀褥。有的願到火爐邊去受罪，有的呢以為如在窗下，那他可就好得多了。

於我彷彿是這樣子的，只要另在一地方我就可以常常歡樂了。我和我底魂兒不斷地講論這移家底問題。

「我底魂兒，可憐癡咽着的魂兒，告訴我，如住在 Lisbon，於意云何？這兒定是很緩和的，你將快活地去

負喧，好像一條蜥蜴。且這又是濱海的，他們說以雲母石構就的，居民們因種種底過繁把所有的樹木給扯裂了。這國土全以光輝與鑽石結合成的，從清整的漣波裏反射出來，想是適合於你魂兒底願望的。」

我底魂兒不作答語。

「知道你是愛甜息的，愛那些活動的東西的，你願來住在天國似的荷蘭嗎？想你或者要歡喜了，因為從

畫圖裏你久已渴慕着這國土的了。桅檣森林似的，船兒都拋錨在屋門前，向來愛悅這些光景的你對於 *Boijardam* 又將怎麼說呢？」

我底魂兒依然默着。

「大約或者是 *Boijardam* 格外可以使你迷眩嗎？啊，那兒我們訪着了歐洲底心靈與熱帶下名姝底昏配。」

一個字也沒有。我底魂兒竟死了嗎？

「你或已沈陷於甚深的冥漠，僅有你自己苦難能給你以歡笑嗎？假使是這樣子，讓我們到與死相鄰類

的地方去。我的確知道我們底歸宿，可憐的魂兒！我們買票到 *Torneo*。再走遠一點，直到波羅的海底盡處；如能够呢，索性再離「生」這些，我們竟以磁極為居寓。那兒太陽只輕輕閃掠過地面，晝夜遲重地相推着把繁曠的景象盡化為單調，且幾乎要寂滅了。我們遂能得着幽玄底沐浴，有時候，高興着，北極光散射牠玫瑰色的條輝在我們之前，正如反映出來的地獄裏底焰火！」

臨了我底魂兒送出一句話來，她聰明地對我喊道：「無論那兒，無論那兒，出這世界之外罷！」

在濕地 Jim Bruch.

李實樑譯

Frich Muesam, 原著

堅固的緊緊着褲帶，

腸是空了，胃呻吟着。

在腐爛的外衣上發光着的是污痕，

下邊在褲子上凝結着的是塵垢，

在污水坑裏吸喝着的是靴底的洞孔。

誰還借貸給我？誰還借貸給我？

誰還借一個 Taler 給我？

沒有錢，沒有燒酒，沒有女人。

身體發響着在倦懶的骨頭上，

夜是冷了，抓搔着乾草。

蟲行走着，跳躍的蚤。

宇宙是大的，天是高的。

誰還借貸給我？誰還借貸給我？

誰還借一個 Taler 給我？

還止有一個獨一的 Taler！

用錢於一壺燒酒！用錢於一個娼婦！

用錢於一個娼婦！用錢於一個新嫁娘！

生活是污穢！污穢！

只有一個 Taler 還幫助我！

誰還借貸給我？誰還借貸給我？

誰還借一個 Taler 給我？

Taler 德國銀名，約合三四馬克(Mark)。

以上這首詩從德國底歌集 Backel Buch 中譯出來的，

此書出版於一九二一年。由這首詩中看起來，這歌詩是

歐戰以後描寫德國人民的思想和社会背景的作品了；所以

我希望能把他完全譯出來，但是因為校中的功課太忙，恐

怕數月以後也不能譯完的。不得已我才將這首登出來，請

讀者諸君多加以注意。

於上海同濟大學

湖歌

張鶴羣譯

美國近代女詩人 Jean Starr Untermeyer (1886—) 作

汨汨的湖水，

好如婦人的哭泣，

古代婦人的哭泣，

他們悲傷而不敢反叛呀。

湖水溢起岸上，

好如落在他們彎彎的胸膛裏的眼淚。

這是力竭聲嘶的哀號；

皇帝女兒們的哀號。

所以吾們曾經叫喊，

一個輕柔而不暴動的呼聲，

當吾們自己知道個個是公主

牢牢地被禁鎖在她的塔裏。

汨汨的湖水，

好如婦人的哭泣，

那婦人們肥沃的眼淚

去澆灌那男子們的甘夢。

多雨之日

C. F. 女士譯

Longfellow (1807-1882) 著

氣候是冷酷，黑暗而岑寂；

天下雨，風吹得永不困倦；

葡萄藤依然攀附着頹敗的牆壁，

但一陣陣風吹來時，枯葉紛紛落下，

氣候是黑暗而且岑寂。

我的生命是冷酷，黑暗而且岑寂；

天下雨，風吹得永不困倦；

我的思想依然黏附着頹敗的過去，

但少年人的希望稠密地墮入疾風中，

氣候是黑暗而且岑寂。

靜着罷，悲哀的心！停止怨恨罷；

烏雲的背面陽光依然照着，

你的命運是大家公有的命運，

各人的生活中總有幾許雨滴，

總有幾許日子是黑暗而且岑寂。

虹

C. F. 女士譯

Wordsworth (1770-1850) 著

我的心忽然震躍了，

當我注視空中的虹時；

我生命的開始時是這樣的；

現在我是成人了，也是這樣，

將來我年老而死了，

他也將這樣。

兒童是成人之父，

我能期望我的日子是爲自然神祇

互相束住。

鳥兒

C. F. 女士譯

(英國勃萊克著)

沒有我底分兒

俞平伯

「苦人兒，你來告訴我。你可曾有過快活的日子？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千萬，千萬，請不要話沒說便先淌眼淚，如往常這個樣子。無端便傷心使人怪膩煩的；況且，誰是紅樓夢中底黛玉，你知道？」

他這次却是沒有哭，只點點頭，又搖搖頭。

「朋友，快說罷！不要老這麼撇扭着。說罷——好朋友！」

「沒有我底分兒！他們——多着呢：若醉，若睡，若死，若愚昧，若幼年，若風顛，若狂歡，若暴怒，若笑得優的，若哭得大的，若叫着，若囁着的……一切，他們，不知道有「我」或暫時忘了「我」的，都正過着快快活活的日子。」

「原來他們多着呢，像大道傍野草一般多，只是

沒有我底分兒！

「我也想明亮地哭着，像初生嬰兒樣的。但是，你聽！女人們底嗚咽，不比我底啼聲還要高亢，朋友，這其間只要我常在，沒有我底分兒啣！」

招引

王統照

疏疏的簾痕，

濛濛的月痕，

誘人的銀光，

由簾紋中透進。

不是甜的香，

不是夢的魂，

在這個凄靜的境界裏，

似是有個人兒向我招引。

隨他去吧！

我拋不下身前的簾痕與月痕，

更拋不下這片刻的銀光呵。

我不願隨了在幻景中的人去逃往虛空。

片時的慰安呵！

或可勝過永遠永遠的招引。

人家……

人家對我巧的笑，

我便慰安。

人家對我乞求的叫，

我便討厭。

都是如此的，——

少有同情的人呵！

王統照

飛鳥衝撞在竹籠裏；
嬌花安藏在花檻裏，
纔是人們的心願。
少有同情的人呵！

眼光的流痛

我願倚假着你的髮畔，

永遠嗅得甜潤的香，

我便不向人生之網中亂撞了。

我願常聽見你的言語，

如音樂般的調諧，

我便不願去聽那空山的流泉。

王統照

但被你潤濕的眼光，向我無告般地注視時，

我便覺得情願到人生之網中衝撞去；

情願在空山中寂寞地去聽流泉。

眼光的流痛！

使我要拋棄一切了！

十一月。

人生的領受

王統照

只是有斑痕的迹象呵；

只是發青光的恍惚呵；

只是偶然嗅到的迷香呵，

這正是人生的領受——對於無盡的領受！

暴風起了；

迹象滅了；

青光失了；

偶然嗅到的迷香，又被風吹散去。

只此便已足呵！

是人生之剎那的領受的迴環！

一個夢罷了，

我明明記得將淚珠穿在髮上。

無數的淚珠，

化爲無數的明星，

綴在天半——淡黃色之夏夜的天半。

但淚珠是甚麼呵？醒來時

却滴在枕畔。

哦！人生之領受，也是有這樣的奇幻！

迹象的斑痕呵！

恍惚的青光呵！

少頃間嗅到的迷香！

醒來的淚珠！

人生的領受，不過於吝少了嗎？

然只如此呵！

又誰曾得常常享有！

十一、六月。

秋晨之風

玉
薇

掃葉的秋風，

引起了細草的悲歌，

瑟瑟蕭蕭的歌聲裏，是含了多少淒咽的淚珠。

濕透了秋日的路塵，

在那上面——

更印了多少憂思的人們的足跡。

淚無乾時，

足跡不逝，

獨有不情的秋晨之風，

似是參透了一切的秘密。

秋夜

玉
薇

月光淡了，

市聲寂了，

蟋蟀悲哀的歌聲也漸息了。

這是在甚麼境地呀？

她將一枝桃兒送到我嘴唇上時，

纔感到人生的甜蜜！

其外的一切，

便無回憶的勇力了！

雜詩

一

伊常常記念着可憐的芝子，

伊的「母親之心」含滿了眼淚。

回來啊，我們的寶寶，

請永遠住在伊的淚眼中；

在伊的靈魂裏，

那裏是比新月之國還慰安而美麗！

二

花瓣陷在污泥裏

幽咽的悲傷着自己的命運。

風，從前摧殘過伊的，

而今倒願救起伊，

但是已經無效了，

陳南士

也只有歎息而過去。

——同情於沉淪中的婦女的人們努力啊！

三

寶寶在母親的懷裏，

小眼睛兒凝注着；

小手兒抓着。

默默地，他正想着什麼呢？

母親的美髮麼？

母親的眼波麼？——

誰知道這新月之國的神秘啊！

四

潺湲的溪水，

荒寂的山隈；

他年葬我於這裏罷！

有颯颯的松風，可以不要輓歌；

有濃濃的草露，可以不要眼淚。

五

明麗的青空

裝飾着金色的雲彩；

草原彷彿塗上了淡胭脂。

我在這玫瑰的光海裏浴着，

把人間之疲倦全盤消散了。

六

當你投身在曙光之海灘上，

喧笑的波在你的腳邊共鳴。

在這裏你還挾着一本詩集麼？

真是愚人了！

你忘記你自身是浸在一篇大詩裏了！

當你散步在黃昏之野路，

晚風從星光的夜幕吹過。

在這裏你還挾着一管口簫麼？

真是愚人了！

你忘記你自身是浸在一片大音樂裏了！

七

餓鷹在空中盤旋，

發出尖銳的呼嘯。

慈愛的母鷄警告兒輩說：

「小心，惡魔來了！」

小雞們連忙竄伏於母翼之下，

於是草間的平安保全了。

惟有我，

世界之惡魔四面逼近着，

却從哪里去尋「母翼」為庇護呢？

真是我的悲哀啊！

清晨的門前， 八

他又默然的挾着一個泥碗來了。

他的破袍塗滿了污泥；

長髮披散着像蛇一樣。

但他所獨具的不斷的濃笑

却使我神馳而又生親切之感。

瘋丐啊，

你是人生之厭倦者啊，

還是人生之追求者呢？

九

人間之咒詛

像深秋之雨一樣的紛紜。

偶然的笑貌

不過等於秋晨之雲影罷了。

星之讚美者

陳雨士

深藍的夜幕上

綴滿了光輝美麗的星。

這是宇宙之神

賜給人們這些，

使他們在黑暗裏

不致忘了光明。

所以靜默的靈光

永遠照着夜的世界

又深深映在人們心裏。

在深夜裏

這宇宙的音樂使一個詩人沉醉了

要用歌聲來報答。

但他獨讚美一個紅色光芒的大星：
尊之爲衆星之王。

這樣便蔑視其他一切星光了。

宇宙之神說：

「詩人應該悔悟——

星之使命是一樣

你不許蔑視那些微光，

如同，人類之使命是一樣

你不許蔑視那些弱者。」

詩人的善感的心靈

領受了神的示意。

他從新用美妙的歌聲

讚美宇宙中一切星光。

於是詩人被祝福了。

十一，一九。

秋意

趙景深

月亮將回家的時候，

我正在迷離愉悅的睡着，

似乎襲來一陣寒氣

將我從甜夢中喚醒。

是秋姊姊來了麼？

把被兒搭上些兒罷！

現在夢神又將香花灑我了，

我不由自主的又想睡了；

秋姊姊，請你不要惱我。

一九二二，九，六。

一片紅葉

趙景深

——答謝亞羅的寄贈——

一片紅葉，

從好友的信裏到我的手裏，

我把玩着，反覆看着，

覺得詩的興趣一絲絲

從葉裏抽出來了。

一片紅葉，

是不是胡適在山溪路上見着的；

是不是從荷馬墓上摘來的；

是不是愛羅先珂的枯葉雜記裏的？

一片紅葉，

倘若這是情人寄給我的呵！

這甜蜜——這甜蜜

綠的芬芳，紅的動人，

無限的愛蘊藏在這裏了！

一片紅葉，

倘若這是小孩寄給我的呵！

這愉快——這愉快

美的歡笑，純的天真，

無限的喜蘊藏在這裏了！

我雖明知這是好友

從三貝子花園摘下來

很鄭重的寄給我；

但是這葉的魔力，

使我心波起了聯想，

便覺得伊是許多美和自然的化身，

便覺得寄葉的使者也有許多化身了！

一九三二，九，一。

心樂篇

葉伯和

新晴

當那翠影，紅霞，映着朝陽的時候；

彷彿她戴着花冠，羽飾；穿着黃裳，綠衣；

——亭亭地站立在我的身旁。

我想和她接吻，却被無情的白雲遮斷了！

聽呵！山泉兒流着，好像是特爲她傳電話：

——小鳥兒歌着，又像是想替她作郵人。

我忍不住了，便大聲呼她：——

但她只從幽深的山谷中，照着我的話兒應我。

驟雨

當那大風驟起，白雲飛揚的時候；

我喜不自勝，想是她乘着飛艇來了？

却怎麼收去了光明的笑容，現出黑暗的怒色：

——目光兒閃閃地；呼聲兒隆隆地；——

我十分恐懼呵！我心中只這樣想，又不敢說：

『大量的人兒呵！你是愛我，你應該恕我！』

她真靈敏呵！她立刻感覺了我的懇求；

——便洒出她的淚，洗淨她的面；——

一會兒她更拋却愁容，依然向着我做微地笑了！

早浴

你新浴后，站立在靜寂的海岸上，

你散着髮；赤着足；裸着你的半體；

你頸上掛着一串紅珠，射着你櫻桃似的嘴唇；

你雙手握着幾朵白蓮，映着你柔雪似的膚肌。

我還未走到你的身旁，便覺大地都爲你充滿了清潔；

我漸漸地接近了你，我心中更生出許多懷疑：

你是天上的女神麼？細看，你却少了兩個翅子；
你是人間的摩底兒麼？但是，誰能刻繪你這樣的真美？

晚歌

天已黃昏了！我兩眼都被雲霧蒙着；

我不能見着你，只聽得你斷續的歌聲，

——伴着竹露滴的清響；

我聽不出你唱的是什麼調子？

但是我的心，却跟着你細細的低吟。

晚風傳播玫瑰的芳香，撲到我的鼻裏，

我便沉沉地，同着落花睡去了！

淚之想象

張拾遺

我怕看人們的流淚，

我已是沒有淚的人，

但是你，

朋友，我將怎樣慰安你的淚痕呢？

流淚的事太多了！

我也不解：

怎樣要歡聚？

怎樣要分離？

我也無從勸慰你。

好啊？——

我要默默地：

領略你的悲哀

想象你的淚痕

你的淚痕

正是你的相思，

正是你真情的流輪呵！

我的朋友又函，因他夫人逝世，少年夫婦，很是傷感，使我無淚的人兒，也感到了悲哀的印象，數日內極思慰之，今特作此詩，

以代慰詞。

自獻

寄一朵秋花來了

張拾遺

我和伊分手一年了，

伊給我寄過幾次想思來，

伊給我寄過些嬌笑，

是在春天的時候，

我雖沒有聽着，

但吻過了來信，

有些醉了，

在荷花委頓的夏月

她又給我寄了幾片荷瓣來，

這是伊的自況啊！

我為伊哭過兩夜了。

如今，

伊寄來憔悴的秋花來了

秋花啊！

且到熱情的血中生長罷

我不能再為伊哭了

可憐我淚湖已乾了。

致悲哀的朋友

康白情

弱者使人憐。

柔者使人愛。

健者使人敬。

強者使人忌且畏。

徐彥之說：

「使人憐不如使人愛；

使人愛不如使人敬；

使人敬不如使人忌且畏。」

我們不必使人忌且畏；

却千萬不要使人憐啊！

可憐的弱者呀，

悲哀的朋友啊！

一九二七，一八，美國卜枝利。

苦悶

徐玉諾

苦悶隨着日子增加起來了；

鮑下，鬱在心裏，

坐起，浮在腦上，

只有走着，彷彿印在地下。

哀求

神呵，

給我一杯奇異的濃酒吧！

使我忘掉一切罪惡……

使那陰沉沉觸目傷心的世界，

不再來驚擾我吧！

眼看着太陽落了下去，

野戰又要開火了……

1922, 10, 28.

去年的今日

徐玉諾

徐玉諾

回憶起那天的下午

太陽焦灼灼的照着，

西北風刮着乾枯而變黃的樹葉，

——沙——沙——沙——響着；

父親和我在一片平壤中間的場中，

把一嚮綠豆幹拍一下，

揚起，又翻下。

父親且拍且說道：

「田間就只這幾個豆子，

今年的事情就算完了呵！」

現在父親仍然在家裏，

我遠遠的出來；

聽說昨夜霜軍，

希望的蕎麥又枯焦了。

呵，父親！

你是田園的農夫，

老天却不讓你耕種；

你不是守夜的更夫，

村長却命你夜夜打更。

——1922, 仲秋——

徐玉諾

1922, 10, 10.

編輯餘談

我們幾個人因為職務的牽纏，又間或要東西奔跑，遂將本刊的編輯事務延擱了下來。承讀者的愛好，時常寫信來致懷念的意思，我們一面感激，一面慙愧，并欲急謀振作，希望自贖前此的過誤——不能照着所說的做，應是一種過誤。現在抽了兩天的工夫，把二卷一號編成，敬致獻於讀者之前。二號材料已齊，準隔一個月出版，並行聲明。

因為沒有餘多的工夫，所以投稿諸君囑我們作復，我們往往不能如命。這決非敢慢對諸君，實出事實所迫。諸君的感情厚意——無論所作詩是好是壞，——我們一樣的銘感不忘。以後投稿，希望錄副自

存；則編者更可放心了。

此後收稿處是「上海閘北永興路八十八號弄內第四家葉聖陶。」以前兩處已取銷，幸勿誤投。

文藝雜誌介紹

(一)小說月報 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出版。每冊

二角。現已出至第十四卷第三號。

(二)創造季刊 上海四馬路泰東圖書局出版。每冊

四角。現已出至第四期。

(三)虹紋季刊 天津虹紋社出版。總代理處是天津

法西直一中學出版部。每冊二角。第一期已出。

(四)文學旬刊 上海望平街時事新報館附送。單定

全年六角，半年三角。現已出至第七十期。

(五)草堂 成都草堂文學研究會出版。該會通訊處，

成都指揮街百零四號葉宅轉，或成都紅布橫街十

四號何宅轉。每冊一角。現已出至第二期。

(六)彌灑 彌灑社出版。總發行所是上海寶山路鴻

與坊香與里古今圖書館。每冊一角五分。第一期已

出。

少年中國學會文學研究會叢書

人

心

李劫人譯
黃仲蘇校

精印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這本小說是莫泊桑最後的長篇名著，用極細膩的筆，描寫巴黎上流社會男女生活的裏面。莫泊桑在這書裏，痛斥上流社會不可親近，他覺得社會越是上流，越是無情，乃至一切思想行動，都索然寡味。他對於上流社會的女子，尤其表示反對。他說：『今日的上流社會女子，都是些滑稽戲子，他們以愛情為滑稽戲，隨便玩弄，照例排演，其實他們自己實不相信有甚麼愛情。』這幾句話，便可代表這本書的結論

中華書局出版

書四(73)

不 准 轉 載

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中國新詩社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 發 行 所

中華書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
開封長春漢口南昌南京
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
徐州西安汕頭沙市蕪湖
貴陽吉林潮州安慶蕪湖
東昌廈門烟台鄭州石家
前哈爾濱張家口新加坡

定價表 費須先惠

冊數 一冊 半年五冊 全年十冊

定價 一角五分 一角 一元

郵費	日本國	一分
日本國	二分	五分
外國	四分	一角
	二分	一角
	四分	一角
	二分	一角

印 精 版 宋 做 珍 聚

要 備 部 四

第一期 已出版

【經部】四書集注 說文解字

真本

【史部】史記

【子部】老子 管子 荀子

韓非子 尹文子

【集部】經史百家雜鈔 古詩

選 今體詩鈔 花間

集 杜工部集 蘇東

坡集 劍南書藁

上列各書業已出版購有預約諸君請持券向原售處取書可也第二期本年十二月底出版分期預約諸君取第一期書時需繳二期預約價二十元

(附告) 全書加印書根字者

收印費六元預約

諸君如需添印此項書根字者照原規定出書期遲二月取書

預約辦法

●本書第一集計四百冊約三萬餘頁定價一百六十元預約一次繳清者八十元四次繳者九十元先繳卅元給預約券取第一次書時再繳廿元取第二次書時再繳廿元取第三次書時再繳廿元第四次出書憑券取書

●本分四次出版壬戌六月底為第一期壬戌十二月底為第二期癸亥六月底為第三期癸亥十二月底為第四期

●預約以一千部為限限滿截止

●郵費國內各行省十二元蒙古新疆及日本朝鮮等均廿四元各國及香港等均四十八元須一次繳足